



单弦 相声

未婚妻的钢笔

辛 洽等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未婚妻的鋼筆

〔單 弦〕

辛 冶

(曲 头)

保衛家鄉，

保衛國防，

解放軍學習本領日夜忙。

新战士，李永祥，訓練中，决心强，認真嚴肅实在

棒，有一个有趣的事傳遍营房。

(数 唱)

李永祥平日里欢蹦乱跳，

唱起歌声音比誰都响；

入伍后將近半年，

向來是有說有笑滿面紅光；

不論是工作、學習，

經常得到班長的夸奖。

誰知道今天演習完回到宿舍，

嘿！他突然变了模样。

大家伙兒兴高采烈，

一个个喜气洋洋，

只有他一个人板着个臉閉着个嘴，
兩眼發呆坐在床上，
不知是生气还是發愁，
胳膊肘挂着膝盖手兒支着腮幫。

(太平年)

李永祥正心煩，跑來了余小光，
抓住了他的胳膊叫老鄉：
“走，打球去。咱們今天痛痛快快干它一場！”
冒冒失失地把他拉到大門旁。

李永祥一扭臉，胳膊往上揚，
說：“我不去，別动手动脚地拽衣裳！”
余小光說：“噯，你不去就不去唄！干嘛乱嚷嚷？
就象是吃了黃色炸葯兩大箱。

平常你愛打球，不打悶得慌，
好心好意叫你，倒叫我碰南牆！”
李永祥忙說：“对不起，对不起，唉，其实你也不替我想
一想，
碰上了倒霉事誰還有那心腸！”

“到底什么事，叫你把心伤？”

余小光說：“咱們倆在村里一起報名应征，又到一個連
里來扛槍，
你赶快給我講一講，
看一看能不能幫幫忙。”

李永祥嘆口气，叫声：“好老鄉！
都怪我自己太窩囊，
把鋼筆丟在那演習場，
你說說怎么能不叫我心發涼！”

“我的永祥哥，你实在太荒唐！”

余小光一听就說啦：“这个事怎么去告訴你未婚妻趙桂芳？

人家用体己錢給你買枝鋼筆寄到部隊上，
怕碰坏还用个木匣裝。

盼你學習好，爭取把模范当，
远隔着千山万水，姑娘的情意有多長！
你怎么全不把她的話兒記心上？
随随便便就把鋼筆掉在那小山崗！”

（罗江怨）

李永祥說是：“这才冤枉，
她的話兒常响在我的耳旁。
哪一次出去演習，
我都把鋼筆貼身藏。
就偏偏今天挂在外衣口袋上！

連進攻冲击的信号一响，
猛使勁我一下爬上胸牆。
只听得叭噠一声，

不知道是什么挂着衣裳，
演習完就發覺它不知去向。”

余小光說：“你真慌張，
順手就撿起來那多便當，
不撿它你也看上一眼，
記住它丟在什麼地方。
也省得你現在這麼懊喪！”

“同志們向前冲猛虎一樣，”
李永祥說：“我不能落在後方！
戰場上取勝要靠勇猛，
這時候動作慢容易傷亡。
誰還能扭頭張望？”

我仍舊端起槍跑步跟上，
心裡想演習完再找也無妨。
哪知道我後來請假去找，
找遍了演習的山岡，
怎么去怎么回來白跑一趟！”

“永祥哥，我的老鄉！”
余小光說：“你處理得實在恰當。
把演習當成實戰，
這一種精神值得表揚。
怕只怕桂芳姑娘不能原諒！”

(云苏調)

余小光一言沒落地，

李永祥着急地搭了腔：

“誰說不是。我哪还有心思上球場，

求求你給出个好主張。

是不是給她寫封信，

还是瞞着她把啞巴裝？”

事到臨頭傻了眼，

李永祥一句話問住了余小光：

“这……不寫信实在不太好，

要寫信这件事的确难把嘴張。”

他二人坐不住來站不穩，

圍着桌子轉悠想主意，就象是瞎子捉迷藏，

沒想到演習場上弄丟了一枝筆，

营房里愁坏了兩老鄉。

(怯快書)

他們倆憋了半天沒办法，

只好把实話告訴趙桂芳；

李永祥趴在桌上把信寫，

余小光一旁把參謀當。

別看事情虽然小，

信紙寫了兩大張。

寫完了貼上郵票剛寄走，

李永祥心里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乱得慌：

“接到信她到底会怎么想，

是不是会罵我沒心腸？”

余小光陪着他回來也難受，
走得那個慢呀，就象兩腿受了傷。

(流水板)

他們倆剛剛回到宿舍沒坐穩，
隨後就跑進來班長周玉堂，
手里拿着丟了的那支金星筆，
既不壞來也不髒。

這時候別提丟了筆的心里多高興，
連那位沒丟筆的也樂得眼角閃着淚光。

原來是二排有人在盥壕里撿着了，
送進了連里的失物招領箱。

李永祥听了直躁腳：

“哎，剛才為什麼沒想到這一樁！”

余小光笑着說：“現在還得寫封信，
把喜訊告訴你那位好姑娘。”

李永祥連忙又趴在桌上把信寫，

余小光還在一旁把參謀當。

沒幾天李永祥接到一封航空信，
寄信的名叫趙桂芳。

要問信上寫的什麼話？

人家只告訴了余小光。

因為信里的話兒說得太親熱，

如果公開准要臊得沒處藏，

就連班長去問，他也只是把決心表：

說：“我保證今後把裝具整理好，敵情觀念要繼續再加強！”

赤 脚 上 陣

〔單 弦〕

金 瓠

(曲 头)

狂風呼嘯翻海浪，
烏云滿天遮住太陽，
解放軍战斗訓練還照常。
新戰士，小周光，他把老同志作榜樣，演習中英勇頑強
值得表揚。

(太平年)

三月响春雷，解放軍練兵忙，
这一天演習渡海登陸在大海旁，
誰知道不湊巧呼啦啦大雨从天降，
灘頭成了一片爛泥塘。

登陸部隊里，有个小周光，
个子虽然矮，身上的武器、彈藥，他可沒少裝。
他覺得自己挺精神，有个老兵樣，
可就是走起路來还有点兒不在行。

部隊登陸后，直奔正前方，
他一步不離地跟在小組長身子旁，
正走着忽听得撲哧一聲响，
嘿！右腳上的布鞋陷進了爛泥漿。

鞋掉了沒顧得拿，周光跑得忙，
哪知道腳下一滑又把泥地当了床，
他急忙摸摸手榴彈還在不在身上，
也不知從哪兒刮來了一句：“嘿，這小鬼呀，真是個蹺交大王！”

周光聽見了，心里氣得慌：
“‘打仗’嘛，你是看我蹺交，還是注視正前方！”
他一軋軋爬起來，繼續往前上，
光着一隻腳通過海灘雙手還端着槍。

海風掃松林，暴雨更猖狂，
周光他喘呼呼地攻到塹壕旁。
吸足一口氣，他又往前闖，
只顧得搜索前方，腳底下的高低深淺他可沒提防。

有塊三角石，石尖三寸長，
沙土上露點兒頭，就象是尖刀在地里藏，
小周光那只光板的腳掌剛踩上，
“哎喲！”划破了個口子，足足有一寸長！

小組長聽見嚷，回頭看周光，
只見他哆哆嗦嗦地靠着大樹樁：
“周同志，是累了，還是跟不上？”
周光聽了一咬嘴唇就挺起胸膛。

他忍痛跑了兩步，強把笑臉裝，
“你看！我沒什麼。”周光想：要不給組長裝個好樣瞧瞧，
事情就會涼。

小組長看他跑得挺利索才把心放，
“前進！”他繼續指揮小周光。

（云蘇調）

周光他再想抬腿往前趕，
那受傷的腳掌就是不幫忙。
眼前分明是一片溜平的地，
馬上就變成了刀山和火牆。
他一步一拐一個血印，
一轉眼點點鮮血又被雨水沖個光；
腳掌越走越難沾地，
不知不覺就掉隊拉了檔。
這時間滿山遍野殺聲起，
戰車群轟轟隆隆震山岡，
看萬馬千軍聲勢多大，
小周光直惱恨腳底負了傷：
“哎，再停在這兒，我不成了‘參觀人員’？
演習完我臉面往那兒藏！”
他一陣臉紅又提槍前進，

好容易走到了泥水塘。
塘边的小堤又窄又滑难行走，
加上伤口疼痛，他心里直發慌，
兩只手緊緊把步槍抱在怀里：
“跌坏了我也不能损坏这支槍！”
他連滾帶爬成了泥人样，
看步槍却一点都不髒，
要不是演習，他准会乐得哈哈笑，
这时候忽听得小組長命令到耳旁：
“第三名，向左側乱石坡前進。”
这第三名不是旁人，正是周光。

(金錢蓮花落)

小周光頂着風雨換方向，
乱石坡就在左前方，
那乱石層層疊疊象刀劍，
难坏了脚底負伤的小周光：
“我要下定决心冲过去，
这倒霉的脚底疼得慌，
一沾地就象热鍋烙……
哎，解放軍从不向困难來投降！”
小周光第一大步迈出去，
牙齒咬得緊梆梆；
小周光第二大步再往上，
只覺得一身大汗湿衣裳；
小周光第三大步剛下地，
忍不住兩滴泪珠落胸膛。

身子一歪他倒在山坡上，
心想：是不是喊人來裹一裹伤。
剛一想他又把自己恨，
这明擺是战斗意志不坚强。
可是那伤口疼得真够噲，
出了娘胎还是头回尝。
小周光恍恍惚惚沒了主見，
“小組長！”他忍不住就开了腔。
小組長正專心压制“敌人”火力，
叫他在原地射击不用忙。
小周光听到命令心一跳：
“誰讓我剛才冒冒失失乱开枪！
幸虧这情况小組長沒發現，
要不是成了我自己打鼓要退堂。”
可是那脚掌痛过一陣又一陣，
疼得他双手差点兒拿不住槍，
正当他精疲力尽低下了头，
就見那步槍在手上直發光！

（怯快書）

小周光他看着步槍心里热，
只覺得混身是勁似金剛：
“在入伍授槍的大会上，
班長交給我一支光榮槍，
槍主人虽然已經复員進工厂，
可是他頑强的意志誰也不会忘。
一江山島的战斗里，

他三次負傷不下火綫，鮮血點點染紅步槍，
一直到二〇三高地上紅旗飄，
他才倒在地堡旁。
等到那救護員把他送下戰場，
他却還緊緊地握住手中槍。”
想到這周光抬起頭，
就象有一把烈火燃燒在胸膛：
“對，老同志三次負傷還堅持，難道我磨破點兒皮肉就
算傷？
老同志保衛祖國的意志比鋼鐵硬，
難道我是稀泥軟蛋不是鋼？
嘿！今天演習就是上戰場，
我一定要對得起我這支光榮槍！”
他掏出了手絹把腳掌綁，
堅持演習衝上前方，
一直到看見那勝利的大紅旗，在“敵人”的主峰上迎風
飄揚！

唱 光 榮

〔民歌演唱〕

李永健 廖國章

領：四川山歌唱得响，
四川小伙更漂亮。

我今年十八歲，

甲：我今年十八歲，

乙：我也十八歲，

丙：我也十八歲，

丁：我也十八歲，

合：身強力又壯，
家鄉靠着嘉陵江。

合：我們在家日夜想，
什麼時候為人民把兵當；
什麼時候穿上綠軍裝，
什麼時候扛起槍。

領：春天喜鵲叫喳喳，
馬桑苞兒滿山岡。

我放下鋤頭，
甲：我放下鐮刀，
乙：我放下犁杖，
丙：我脫下草鞋，
丁：我脫下便衣，
合：穿上了軍裝，
八一軍徽頭上閃金光。

合：鮮紅的領章挂起來，
一顆銀星放光芒。
對准鏡子仔細看，
哈哈，渾身上下變了樣。

領：星期天跑到街上，
精神飽滿氣昂昂。

老大爺對我笑，
甲：老大娘對我笑，
乙：孩子們對我笑，
丙：大嫂子對我笑，
丁：姑娘們對我笑，
合：我臉上燒得慌，
甩起臂來走得忙。

合：跑進照相館照個相，
寫兩封信兒寄家鄉，
一封寄給民兵隊長，

一封寄給全農庄。

領：民兵隊長你聽我講，
我和從前不一樣；
在家給兩千鄉親來放哨，
如今為六億人民來站崗。

合：問問庄主席家鄉的情況，
今年栽的是什麼秧？

領：問問廣播站，

甲：問問供銷社，

乙：問問村夜校，

丙：問問俱樂部，

丁：問問托兒所，

合：辦得怎麼樣？

公路通到哪個庄？

領：告訴父老們莫挂念，
部隊好像大學堂；
首長照顧很周全，
老同志們象兄長。

合：父老們的囑咐都沒忘，
要把優秀戰士當。

領：努力學軍事，

甲：努力學政治，